



葛一敏 乔叶 选编

2014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肖复兴《身段的绝响》

张曼菱《逝去的教授》

蒋勋《冷香丸》

周涛《冬日阳光》

毕飞宇《父亲的姓名》

朱天文《衣香》

迟子建《听海的心》

冯唐《靠天堂最近的地方》

金字澄《绿细节》

2014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葛一敏 乔叶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4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 葛一敏, 乔叶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7-7439-4

I. ① 2… II. ① 葛… ② 乔…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2924 号

2014 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主 编 葛一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5 × 96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39-4
定 价 3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身段的绝响 ◎

耻感之轻	祝 勇 (1)
冷香丸	蒋 勋 (5)
木心之大美	卞毓方 (8)
一丘一壑传幽情	张伯存 (12)
靠天堂最近的地方	冯 唐 (16)
一个不该当农民的农民	毕星星 (19)
一千年前进入东京的那些马	冯 杰 (23)
身段的绝响	肖复兴 (26)
孔子墓前的子贡	金宏达 (29)
邻居们 (外一篇)	格 非 (32)
逝去的教授	张曼菱 (38)
骗你的	马小淘 (42)
父亲的姓名	毕飞宇 (47)
绿细节	金宇澄 (49)
吃石头的鳄鱼	陆春祥 (53)
一直低到尘埃里	杨光祖 (56)
乡村集市上的卖书人	唐 棣 (59)
两个世界, 或一段路	东 君 (64)
热伤风	小 茶 (69)

◎ 旧 故 乡 ◎

田园之秋	陈冠学 (73)
下乡	蓝燕飞 (77)
在乡村理发	温新阶 (79)
昔日一少年 (之一)	程小莹 (82)
长在瓜秧上的夏天	宋志军 (84)
乡间手记	黄秋顺 (88)
地头饭	农 人 (93)
留守之殇	李清明 (95)
梯子的眼睛	干亚群 (98)
好天气, 坏天气	陈蔚文 (101)
旧故乡	左中美 (104)
我妈藏钱记	李 娟 (106)
妈妈, 点灯	朵 渔 (110)
民谚里的本乡本土	小 米 (114)
茄庄广播站	赵文辉 (118)
瓦	余继聪 (119)
炸豆	阿 慧 (121)

◎ 在别处症候群 ◎

人生有如大海行船	章小东 (124)
仰望风	苏沧桑 (127)
冬日阳光	周 涛 (131)
有无话	范 超 (135)
衣香	朱天文 (137)
在别处症候群	姬 霄 (139)
不安的“出逃”	李骏虎 (142)
失书记	张新颖 (145)
致初恋	路 明 (147)

杂记	石舒清 (150)
我所感受到的衰老	潘云贵 (155)
我唯一害怕的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	卢新宁 (158)
如果月光偷饮了你的美酒	朱成玉 (161)
身心之累	闫文盛 (163)

◎ 描花的日子◎

寻芳习家池	李春雷 (170)
描花的日子	张 炜 (173)
小扫帚 (外二篇)	鲍尔吉·原野 (179)
竹筒精神	胡竹峰 (182)
听海的心	迟子建 (186)
母亲与薜荔	庞余亮 (189)
失传的种粒	南 子 (191)
南湾读湖	胡亚才 (195)
葵花	刘梅花 (198)
台湾草木记	凌 拂 (201)
新甸片：西厢房，对联	刘萌萌 (205)
窗外，棕榈树的花如雨般落下	陈元武 (207)
故乡观云	祁玉江 (209)
蝉时花	沈书枝 (211)
微尘远，山花近	秦锦屏 (213)

◎ 身段的绝响 ◎

耻感之轻

祝 勇

我是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宏大叙事下抵达东京的。出发前有人提醒，这个时候还去日本，当心点。我笑言，权当是深入敌后吧。

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还说，在日本拍摄，不止一次被抓到警察局，原因是没有拍摄许可，人家抓你。我们此行目的是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六集的《甲午战争》，不去日本不行，但去了也麻烦，因为我们的确没有申请拍摄许可。

出发前，我看日本“70后”学者與那霸润的新书《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封面上“文明冲突”这四个字，首先就把我的心揪扯住了。

八胜堂是日本一家专卖古旧图书的字号，店堂里关于中国的书籍排山倒海，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而且这些书，大部分是战前出版物。日本战前已完成了对中国国土的测绘，而中国军队作战，居然要从日本人手里缴获地图。如今又过去了七八十年，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成了一个透明体，差不多是在裸奔；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却依然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对于他们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国人不了解，

也不屑于了解，好像对日本多了一层了解，就损失了一份爱国。中国人试图拒日本于千里之外，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我们拒还是不拒，日本都在那里。但是某些中国人仍把无知当光荣，陷入一种一叶障目的自我欺骗，谁的言辞带上“日本”二字就迫不及待地给他贴上“汉奸”的标签。

日本像中国一样，在没有参照系的与世隔绝中自娱自乐。日本居然也把自己称为“中央之国”。山鹿素行曾经自豪地说：“中央之国”（指日本）“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险，自神圣继天立极以来，四夷终亦不得窥视藩篱。皇统连绵而与天地无穷”。这份自我安慰式的狂言也只是一堆语言的泡沫，美国的“黑船”一来，就灰飞烟灭了。

史料记载，早在1853年7月8日，佩里抵达江户时，他乘坐的轮船就吓坏了日本平民，他们以为野蛮的入侵者拥有“喷火怪兽”。从1854年日本人绘制的佩里画像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人是无比恐惧的。在这些画中，西方人一律被画成恶魔的形象，鼻子尖长，双目圆睁。这些画像，从下田了仙寺宝物馆和横须贺的佩里博物馆里都能看到。

这让我想起晚明学者张燮对葡萄牙人所做的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长着猫一样的眼睛，嘴巴就像黄鹂，脸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的纱布，而他们的头发却几乎是红色的。”更令人觉得奇怪之处在于：当囚犯被拉去斩首的时候，他们在后面吟唱着宗教经典里的赞美诗。

其实佩里的登陆地不是在下田，而是在横须贺东南部东京湾的入口处的久里滨。在久里滨的街上，偶尔可见与“黑船”有关的标志，还有一条以“开国道”命名的道路，甚至我们午餐的那家餐馆，名字就叫“黑船食堂”。假如没有它们的印证，我几乎无法把历史上的“黑船事件”与这一片宁静的海滨联系起来。

公元1901年，在当年佩里登陆的久里滨，日本政府专门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由伊藤博文亲自题写。公园的一角有佩里纪念馆，门旁立着一尊佩里的塑像。塑像中的佩里，不再像当年的画像那样面目狰狞，佩里形象变化的背后，可以看出日本人心态的变化。

终于，这个封闭的岛国决定开放自己的门户，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下田。我们不能错过下田当地的“黑船祭”，5月16日，正是它开始的日子。一到酒店，我就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酒

店的大堂上悬挂着许多“黑船祭”的小旗，墙上张贴着“黑船祭”的宣传画，连房间里的睡衣上都印满了大大小小的“黑船”造型，处处提醒着“黑船”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下榻的这家酒店，名字就叫“黑船酒店”。

我走进“黑船”的房间，窗子刚好面对着深蓝色的太平洋。隔窗一望，我笑了，因为停在岸边的，正是那艘威风凛凛的“黑船”。佩里的“黑船”早就去向不明，但它的替身还在，赖在下田不走，成为这座城市里最重要的布景。

暮色降临时分，窗外响起了音乐声，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房间里的“黑船祭”活动册页上说，今晚有音乐会，舞台是在街边搭起的，夜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刚好亮起，人们就朝着那灯光里走。音乐自舞台上倾泻下来，像一袭贴身的绸衣，把每个人包裹起来。海风掀动着绸衣，让每个人的身体都荡漾出节奏感，像是那舞蹈的一部分。

恍惚中，我看见大片的樱花在夜空中绽放，我知道那不是梦，是“烟花祭”开始了。我坐起身向窗外看，硕大的花朵正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绽放。花期如梦，烟花的花期最短，常常是刚刚绽放就消失无踪了，不肯有丝毫的逗留，因此更像是一场梦，让真实的美景变得虚幻。

我以为当地设立“黑船祭”，并且仿制出一艘原大的“黑船”供人瞻仰，是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毕竟，下田是日本人缔结城下之盟的耻辱之地，而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又把日本文化总结为“耻感文化”。但是，自我到达下田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错了。

了仙寺是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下田条约》的历史性场所，因此被定为日本国定史迹。了仙寺如同日本的许多寺庙一样，依傍着青山，山色翠绿，天空湛蓝，近处有粉色和白色的花瓣一层层地绽放。我们有备而来，已经预先知道了仙寺宝物馆陈列有当年的有关公文和黑船舰队来日的画卷，并收藏有关“黑船”舰队的文物一千多件，是日本国内最大的“黑船”资料库，要想了解日本开国和对外贸易的历史，在宝物馆里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抵达了仙寺的时候，看见门口竖着一面用来照相的画板，上面画着“黑船”，还有佩里和幕府将军的形象，只是头部是挖空的，拍照的人站在画板的背后，把头伸进那个挖空的圆洞，他自己就成了佩里或者幕府将军，每一个把脑袋伸出那个圆洞照相的日本人都开怀地笑着。寺内还上演着一出舞台剧《下田条约的签订》，剧中美国“黑船”的炮声把幕府将军的脸吓得变了形，他

们言语中对美国的无知让台下笑成一片。美国等列强打到了家门口，逼幕府将军们投降，这事就这么值得开心吗？还有没有民族自尊心了？

我想当时的幕府将军们是有自尊心的，不战而降，世界上有比这还丢人现眼的事吗？难道这不是对“武士道”（Bushido）的巨大反讽吗？自从12世纪末，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创立镰仓幕府，统帅天下军政，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那些威风凛凛、武艺高强的武士一直都是日本历史的主语。

连女人也不例外。静御前是日本版的“花木兰”，她在12世纪在源氏将领的麾下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她冲向敌将，将他拉下马，一刀割去了他的首级。而大多数留守后方的女人，也需要军事训练，她们使用一种刃长两尺的刀，面对侵犯，也会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战斗力的，据说她们的弯刀常常可以砍断敌军的马腿或者直接插入步战士兵的身体。对于她们来说，忠诚和荣誉同样重要。大名织田信长的妹妹，后来的浅井长政夫人，被认为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为了缔造联盟，她曾两次出嫁，当她的第二个丈夫受到德川家康的攻击时，她将女儿们送走，她本人却拒绝离开，以自杀表达了她对丈夫的爱和忠诚。

因此，在幕府时代耀眼的繁华背后，总是浮现着一种凶狠的表情，就像戴季陶所说：“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淡而不负责、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黑船”来袭的时候，日本也有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抱着飞蛾扑火的决心，与西方列强以死相拼。1859年，日本的爱国志士在横滨杀死俄国军官和水兵；1860年，他们杀死了美国公使馆的秘书；1862年，几名年轻志士趁着夜色靠近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神不知鬼不觉地锯断木栅栏，潜入进去，扔出自制的燃烧弹。21岁的伊藤博文参加了这次恐怖活动，那时的他，是“尊王攘夷”的积极分子……“尊王攘夷”，略近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

这一份宁折不弯的气质或许可以让武士们超凡入圣，但并不能救日本于水火。日本人很快明白了这个道理，情况也发生180度的变化。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前往法、英、荷、俄等国，与西方列强商讨推迟开放江户、大阪等城市的时间，使团成员中，有福地源一郎、福泽谕吉、箕作秋坪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日本近代化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还需要“理性”，无论多么精

深的文化，在他们眼中都会被分解为至为简单的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东方文化则已经过期作废，日本人不准备跟亚洲人玩儿了，决定“脱亚入欧”。

（选自2014年8月21日《南方周末》）

冷 香 丸

蒋 勋

《红楼梦》好看，有时候不一定是从文学的角度，一般读者看到第七回，也可能忽然对薛宝钗用的一种药产生了兴趣与好奇，这一味药叫作“冷香丸”。

宝钗生病，在家静养，管家周瑞的老婆去看她，问起这个“病”。

宝钗说：从小这病，请多少医生看，吃了多少药，都无效。后来多亏一个和尚，专治无名病症，说是她从娘胎里带了热毒，普通药治不好，就开了一个“海上仙方”，制作了神奇的“冷香丸”。

周瑞的老婆当然好奇，追问这“冷香丸”的做法。宝钗就一一说了这个比《哈利·波特》魔法还要诡异刁钻百倍的药方。

药方材料如下：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

听起来并不难，把这一年春夏秋冬四样花蕊采集全了，要在次年的“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药末一处，一起研好。

这只是开头，接着要把这四样花蕊研成的粉末制作成药丸。药粉做成药丸需要水，所以又要采集一年四个节气的雨、露、霜、雪。

雨水这一天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一天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一天的霜十二钱，小雪这一天的雪十二钱。

宝钗的“冷香丸”如此费周章，胎里带来的“热毒”显然不好根治，作者对宝钗身体中天生的“热毒”隐喻甚深了。

宝钗是不爱花的，她的母亲薛姨妈亲口说的：“宝丫头怪着呢，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

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是要用四季的花为她治病吗？而且，这四种花都是白的，白是素，白是不艳。宝钗天生的“热毒”是不够素净的心吗？她“热衷”的“毒”又是什么呢？

一个少女不爱花，她究竟“爱”什么？

制作丸药的四季之水来自四个节气的雨、露、霜、雪，或许都不是晴日的明亮炫耀。然而，作者隐而又隐的暗喻，是要宝钗的天生“热毒”可以经历一年雨露霜雪的寒凉寂寞吗？

宝钗究竟“热衷”什么呢？要让作者煞费苦心为她开立如此繁难的药方？

周瑞的老婆听了这药方之后，“哎呀”一声，觉得太奇异了，这不是整人吗？顺利取得花蕊，顺利在来年春分晒干，再顺利——有了四个节气的雨、露、霜、雪，这就要耗去三年时间。周瑞老婆说了一句：“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着呢？”

宝钗告诉她，可巧一两年间花蕊雨水都有了，制作成了龙眼大小的丸药，放在旧瓷坛里，埋在花根底下，发病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丸，“用一钱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黄柏”是极苦的一味药，宝钗的病医治的方法不只要“花”，要“雨露霜雪”，还要配上“苦”。

作者虚拟了这样一个药方，太耐人寻味了。

冷香丸这一味药方，或许不只是一要医治宝钗的“热毒”，也是《红楼梦》作者千思万想要为世人的“热毒”开的一张药方吧。

薛宝钗是四大家族之一薛家的长女，家族是最富有的“皇商”世家。但是父亲早逝，薛姨妈带着她和一个不成材的哥哥薛蟠。家族财势盛大，京城就有好几间大店铺，南方有好几家买卖在做。老管家还可以依旧例经营撑持，但是，必然要有一个精明干练的主人统筹监督。这个人不会是薛姨妈，也不可能是花天酒地的薛蟠，家业的管理就落在宝钗这一少女的肩膀上。

是这个原因造就了宝钗的干练精明吗？是这个原因使她过早成熟，圆融世故，懂得打点人际关系，懂得为自己也为家族经营攀附，使家族产业不会在父亲过世后迅速败落吗？

在《红楼梦》第四回，作者有过小小的暗示：“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消耗。”

宝钗不会看出来家族生意“渐亦消耗”的危机，她当然必须热衷一些事来做挽救。

薛宝钗十五岁上下，跟母亲哥哥进京，是为了“候选”，也就是等待选入皇室做“妃嫔”“才人”“赞善”。这件事后来没有了下文，是宝钗没有选中，还是另有原因，书中没有交代。但是，宝钗极力争取上进，使寡母守住的偌大家业不致中落，宝钗的工于心计，宝钗的圆滑，宝钗的步步为营，都有蛛丝马迹。

宝钗不能依靠寡母，也无法依靠纨绔败家典型的哥哥，她必须依靠自己，她必须要“热衷”于世俗一切名利现实的把握。她的“步步为营”是不容易看出来的，王熙凤的厉害全显露在外，宝钗却内敛圆融，外面看不出“热毒”。作者在第七回安排一帖“冷香丸”的奇幻药方，才点出宝钗内在的“热毒”病根。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刻薄的作家，他不会抓到一个人物的弱点就嘲讽贬抑，极尽挖苦；相反的，《红楼梦》处处悲悯，对最微小卑屈的人物都充满体谅。《红楼梦》的作者是为“众生”写作，看到众生的无可奈何，每个人背负着不同的宿命悲剧，各自还债，各自了结。

因此，“冷香丸”若只看作为宝钗一人治“热毒”的药方，或许也局限在“沾沾自喜”的小格局中。“冷香丸”是治众生“热毒”的药，我们自己也都是“众生”，有自己不容易觉察承认的“热毒”。浅显来说，追求名利，追求现世财富权力，都是“热毒”；深入来说，性欲，食欲，贪占有，贪满足，嗔怒抱怨，痴情于爱某人某物不得放手，何尝不是难治的“热毒”？

虽然如此繁难，年终岁余，还真想在来年春分试一试“冷香丸”的制作，自己用，也分享众生。

（选自中信出版社《红楼梦》）

木心之大美

卞毓方

曼哈顿，林肯中心对面一幢高楼，木心当年初闯纽约，就入住其中一个“山洞”，戏称山顶洞人。“真正的智者都躲在高楼大厦的‘山洞’里，外面是人欲横流的物质洪水。”这是哈佛一位教授说的，木心佩服说得漂亮，就顺手牵羊据为己有，而且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山洞文明”究竟妙在何处？他于此深有体会：一、橱柜特多，冰箱特大，一次出猎，从超市席卷回大批食品，足够维持一个多月；二、足不出户，便可遥感哈德逊河，呼吸中央公园，聆听林肯中心——露天剧场的演出。节目是每天每晚更换的，铜管乐，摇滚乐，歌剧清唱，重奏，还有时髦得名称也来不及定妥又变了花样的什么音乐。躺着听，边吃边喝听，不穿裤子听，比罗马贵族还惬意。

且慢，怎么会不穿裤子听？你皱眉。这是因为，洞里只有光棍一条。仆人是他，臣子是他，君主也是他，乐得胡天胡地，自由自在。

“剑客往往成三，独行侠又是英雄本色。”木心自谓。是的，他奉的正是独行侠的路线。回溯既往，他是从上海来，上海之前是乌镇，乌镇之前，是长隧道的古华夏和同样是长隧道的古希腊……童年，少年，青年，折腾得最欢的一件大事，就是驾了文艺的三桅帆船，去大洋深处掣鲸斩浪——惨绿少年谁不笃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后来，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翻了船——半茶匙的快乐之后是整船的痛苦；再后来，就是乘桴浮于海，登此彼岸半岛——那是1982年，提了竹篮去西方打水的人，正争先恐后，风头十足。

说话到了2006年春，木心用一本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宣告了他的回归——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册，九万字。开卷动容，心头一凛，继而长舒一口气，掷书于案，仰面长啸，道：“终于来了。”这么说是因为早有预期，时下的白话文已经贫弱得只剩下白，是浅白之白苍白之白漂白之白，汉语言的流光溢彩不应也不信就如此壅塞断流，然而我们指望谁呢？然而瑞征在哪

儿祥云在哪儿兴绪又在哪儿？终于木心从天际现身，告诉国人：“我就在这儿。”

木心之大美，一言以蔽之，在于用诗歌的金线绣哲学美学的锦缎。文字，即使那些极伧俗极粗糙的，经他妙手一拉、一扯，立马神采焕发，炫目夺魂。试引开篇《九月初九》的首节为证：

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贯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学士们只会用“比”“兴”来囫圇解释，不问问何以中国人就这样不涉卉木虫鸟之类就启不了口作不成诗，楚辞又是通体苍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处的，穿的也自愿不是纺织品。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偏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禽兽鳞虫的谱系，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

重九之日，重阳佳节，是中国人就会想到遍插茱萸，登高望远，是中国人就会兴起辽阔而炽烈的乡愁。木心的乡愁是跨民族的，他从中国的“人”和“自然”，一路联想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自然本位。中国的“人”不仅内心充溢“自然”，中国的“自然”心坎里也依恋着“人”——谁莳的花服谁。那人卜居的丘壑有那人的风神，犹如衣裳具备袭者的性情，旧的空鞋都有脚……进而联想到西方的人本位：纵然那里天有时地有利人也和合，而山川草木总嫌寡情乏灵，那里的人是人，自然是自然，彼此尚未涵融尚未钟毓……直面西方世界，木心禁不住扼腕长叹：“异邦的春风旁若无人地吹，芳草漫不经心地绿，猎犬未知何故地吠，枫叶大肆挥霍地红，煎鱼的油一片汪洋，邻家的婴啼似同隔世，月饼的馅儿是百科全书派……就是不符，不符心坎里的古华夏今中国的观念、概念、私心杂念……乡愁，去国之离忧，是这样悄然中来、氤氲不散。”

两年后偶尔得悉，趁着作品归国省亲的紧锣密鼓，木心本人，也已告别西方的“山洞”，悄悄回到了他的老家乌镇。恪守不成文的“山洞文明”，他并没有在媒体公开露面。或许露了，仅仅神龙一现，不等我定睛，倏忽隐遁无踪。又过了两年，我动手写作《寻找大师》，木心圈为候选。噫，既然旨在“寻找”，总得踵门拜谒一番吧。我把居中联络委托给湖州一位文友，为保险计，又托了

桐市一位官员（乌镇属桐乡管辖），以为万无一失，谁知两条大路都不通罗马，人家答复：木心深居简出，不见生客。

也罢。换个角度思忖，岂不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家风范！转而动手找他的书，能买的都买，兼及散文海外四家：余光中、王鼎钧、张晓风、董桥。一本一本看，穿插着看，对照着看。看多了就有比较，比较容易得罪人。那就说点朦胧的印象吧：以风度论，王鼎钧是老派绅士，木心是新锐骑士；以才智论，董桥是华英合璧，木心是中西混血；以色彩论，张晓风为腾金跃翠，木心为吟紫啸蓝；以旋律论，余光中近于肖邦、柏辽兹，木心近于巴赫、莫扎特。

能不能再说具体一点，关于木心？可以。作家的功力，在于思想和文字，滴水映日，要领略木心，只要看看他的短句：

那口唇美得已是一个吻。

石洗蓝布多口袋的马甲，又入世，又出世。

寂寞无过呆看恺撒大帝在儿童公园骑木马。

炎阳下的芭蕉的绿是故意绿的。

那脸，淡漠如休假日的一角厂房。

当仁不让，就是当不仁不让，不让其不仁。

桃树不说我是创作桃子的，也没参加桃子协会。

全世界选定的健美先生，一枪立毙。

女人最喜欢那种笑起来不知有多坏的笑。

红裤绿衫的非洲少年倚在黄墙前露着白齿向我笑。

倘若你觉得句子太短，不过瘾，那再引段长的。刘鹗《老残游记》描绘白妞唱曲，声音在极高极高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之后，尚能连环转折。几啜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木心的锦心与白妞的绣口异曲同工，请听他笔下林肯中心的鼓声：

鼓声，单是鼓声，由徐而疾，疾更疾，忽沉忽昂，渐渐消失，突然又起翻腾，恣肆癫狂。破石惊天，戛然而止。再从极慢极慢的节奏开始，一程一程，稳稳地进展……终于加快……又回复严峻的持续，不徐不疾，永远这样敲下去，永远这样敲下去了，不求加快，不求减慢，不求升强降弱，唯一的节奏，唯一

的音量……似乎其中有微茫的变化。这是偶然，微茫的偶然的变化的太难辨识，太难辨识的偶然的微茫的变化使听觉出奇地敏感，出奇的敏感的绝望者才能觉着鼓声在变化，似乎有所加快，有所升强……是加快升强了，渐快，更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不像是人力击鼓，但机械的鼓声绝不会有这“人”味，是人在击鼓，是个非凡的人，否定了旋律、调性、音色、各种记谱符号，这鼓声引醒的不是一向由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那么，人，除了历来习惯于被管乐弦乐声乐所引醒的因素之外，还确有非管乐弦乐声乐能引醒的因素存在，一直沉睡着，淤积着，荒芜着。这些因素已是非常古老原始的，在人类尚无管乐弦乐声乐伴随时，曾习惯于打击乐器，漫长的遗弃废置，使这些由今晚的鼓声来引醒的因素显得陌生新鲜。古老的蛮荒比现代的文明更近于宇宙之本质，那么，我们，已离宇宙之本质如此远漠了，这非音乐的鼓声倒使我回归宇宙。这鼓声等于无声，等于只剩下鼓手一个人，这人必定是道强美貌的，粗犷与秀丽浑然一体的无年龄的人——真奇怪，单单鼓声就可以这样顺遂地把一切欲望击退，把一切观念敲碎，不容旁骛，不可方物，只好随着它投身于基本粒子的分裂飞扬中……

2011年12月21日，木心歇了他生命的鼓声；同日告别尘世的，还有我访问过的另一位长者朱季海。

2013年5月2日，我偕夫人前往乌镇，为的是瞻仰木心的故居“晚晴小筑”。乌镇有东栅、西栅两个景点，网上查，木心住的是东栅。进了东栅大门，穿竹林，过木桥，拐弯，麻石小街逼仄，两旁耸栉比鳞次的小板屋，普遍带楼，大半经商，左侧房舍临河——江南可爱，一半在于枕水而居，醒里梦里的桨声橹声，纺成了千年不衰的诗韵。右侧小巷通向幽邃，粉墙黛瓦，绿烟红雾，迷离得恍惚，静谧得自在。难怪，斯地也，才能出斯人、斯文。我是无暇观赏，一心盯着门牌匾额——木心的居所，总归有明确的标识吧。瞧来瞧去，影也没有。心里发急，问一糕点铺的掌柜，摇头，又问一染坊的闲汉，依旧摇头。行到茅盾纪念馆，抓着门卫，把“木心晚晴小筑”写给他看。门卫抓耳挠腮，左思右想，突然喜上眉梢，把握十足地说：“这地方我去过，向前走，在西栅。”（栅，北京人一般读作 shan，或 shi，门卫应是当地人，他读作 zha。）

我纳闷：网上明明说是东栅，怎么他说是西栅？

夫人释疑：网上会写错，你也会记错。